



他的 一百种 甜

Ta De
Yi Bai Zhong
Tian

卡比丘

Caribeed

作词
WORDS



音乐天才歌手
顾真

VS

傲娇心机总裁
傅尧

真漂亮&假天真
全程撒糖

人气作者
/卡比丘/
经典之作

新增—
高甜粉红番外

你做英雄，雪中送炭，我很喜欢
给我举灯牌，锦上添花，我也喜欢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ANG WENYI CHUBANSHE

他的
Ta De
Yi Bai Zhong
Tian
一百种
甜
卡比丘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他的一百种甜 / 卡比丘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11

ISBN 978-7-5594-2733-5

I. ①他… II. ①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6283号

书 名	他的一百种甜
作 者	卡比丘
出版 统 筹	汪修荣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喻 戎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陈 聪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 地 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 网 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180千字
印 张	8
版 次	2018年11月第1版,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2733-5
定 价	38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第一章	/001	第四章	/035
意料之外的重逢		念念不忘	
第二章	/011	第五章	/043
马瑞布的海风		无条件信赖	
第三章	/023	第六章	/054
甜甜圈与小秘密		衣帽间大新闻	
第七章	/065	第十章	/103
可爱到众人皆知		属于他的美好夏夜	
第八章	/076	第十一章	/110
飞来横祸		难以控制的心跳	
第九章	/089	第十二章	/121
暗藏于心的猜忌		迟到五年的音乐剧	



目录

第十三章 /133
祝你生日快乐

第十四章 /149
不尽人意的分别

第十五章 /160
顾真的公关危机

第十九章 /198
迫不及待的回程

第二十章 /207
镜头下的你我

第二十一章 /218
被直播的恶性事件

第十六章 /165
贴心回礼

第十七章 /176
重翻旧梦

第十八章 /187
把珍重藏起来

第二十二章 /232
陪伴着你

第二十三章 /240
笑容是所有

第一章 意料之外的重逢



“师傅，这个放那儿就行，不用拆！”苏宛怀里抱着一个花瓶，转头看见装修公司的工人要把纸箱拆开，赶紧说了一声，“不用拆的！”

顾真把花瓶从经纪人苏宛手里接过来，低声说：“你休息一会儿吧，声音都哑了。”

“不行。”苏宛断然拒绝，“你看着我不放心，我再下楼看看，还剩一车东西呢。”

她说罢又往门口走，顾真只好边跟着她出去，边劝道：“宛宛，搬个家而已……”

他们坐电梯下了楼，七八个搬家公司的员工站在地下车库的电梯口，肩上扛着各种大件小件，顾真的助理小凌手里抓着门禁卡，要给他们刷卡上楼。

“还有多少？”顾真询问搬家公司老板。

老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道：“再搬个两三趟就好了。”

“一会儿我再回去一趟，”苏宛拉了拉顾真的袖子，道，“你就待在这儿，我给你开视频，你再检查一下有什么遗漏的。”

“太夸张了，”顾真皱了皱眉头道，“又不是什么……”

“搬家是大事，”苏宛打断他，“你没有发言权。”

顾真不擅长跟人争辩，更不擅长跟苏宛争辩，眼见苏宛穿着细高跟鞋走到搬家公司的卡车旁边去数箱子，只好又跟了过去。

顾真这回搬家搬得十分匆忙且被动，全因他碰到的一起突发的恶性事件。

上周六清晨，顾真出门，在家门口看见一个快递盒子，上面用红笔写着“顾真收”。他毫不设防地蹲下来掀开盖子，只见里头放着一只鸽子的尸体。

鸽子死了有一段时间了，难以形容的恶臭混着香水味，直冲顾真的鼻尖。

顾真几年前给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写过一首公益歌，就叫《亡鸽》，知道这首歌的人并不多，由此可知，把盒子放在他家门口的人不但恨他，还十分了解他。

顾真看着盒子愣了三秒，打电话给经纪人苏宛，让她立刻报警。

这是顾真入娱乐圈七年以来碰见的最离奇诡异的事情。

毕竟，此前粉丝为娱乐圈的艺人评选关键词时，顾真得票率最高的词就是“幸运”。

顾真十九岁出道发行第一张专辑时，正逢歌坛衰败前的最后盛世。幸运的是，他抓住机会一炮而红，虽然中间经历了起起落落，但最终还是站上了娱乐圈食物链的顶端。就算在华语乐坛式微的当下，顾真也算是一位风云人物。他没有绯闻，平日也甚少露面，但演出票价和电子专辑销量依旧遥遥领先。

他写了几百首歌，从抒情曲到电子乐。乐评人说他是被上帝眷顾

的人，甚至有人说“顾真就是歌坛奇迹”。

顾真的好运远不止事业，他还长了一张漂亮得能够让人忽略他声音的脸，拥有比富裕更高一层的家境，和把他捧在万丈高空、不愿让他触碰凡尘俗世的身边人——例如经纪人苏宛。

他给苏宛打电话时，苏宛就在他家楼下等着，要接他去拍新歌的MV。

苏宛接了他的电话，不到两分钟就出现在顾真面前。她看着顾真的表情，严厉得让顾真觉得苏宛才是那个二十七岁的男青年，而自己是她十八岁的妹妹。

当天下午，顾真的姐姐就打来电话，语气强硬地要求顾真搬到家里给他买的新房子里去。

顾真原来的房子所在小区建得早，私密性和安保都有些跟不上了，警察调取监控查了很久，还是没找出嫌犯的半点痕迹。

原本顾真的家人就劝过他很多次，要他换个地方住。但顾真意志坚定，他喜欢原来的住处，怎么都不愿意搬。这一次是真的被吓到了，他才和苏宛一起匆忙将东西打包整理好，慌乱地搬了家。

为了躲开狗仔的视线，搬家安排在凌晨四点。

顾真家不大，东西也不多，但他收藏了不少贵重的乐器和古董画，拆装都十分不便。搬家公司动用了三辆卡车、十几个工人，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东西都搬上车，浩浩荡荡地开到城市另一端的顾真的新家。

苏宛数完了最后一辆车上的箱子，手机响了她都没拿起来，只是指着几个箱子，对工人说先搬这些。

顾真站在一旁，碰了碰装画的木架子，凑过去想碰一碰露在外面的钉子，手臂被苏宛戳了一下：“别乱摸。”

“你怎么不接电话？”顾真慢悠悠地收回手。

“是你姐。”她看了一眼屏幕，简短地对顾真说了一句，然后才接了电话，和顾莘聊起搬家的情况。

顾真听得无聊，便走回了电梯口。刚按开门，便看见一张他从未想过还会再见的脸。

傅尧也愣住了，隔了三五秒才对顾真扯出一个笑脸：“好久不见！”

顾真还是愣愣地看他，傅尧比五年前更高了，声音也低了，发自内心的笑容让他略显凌厉的眉眼显得无害而友善。傅尧笑起来露出八颗白牙，好像从来没有跟顾真疏远，依旧是熟人。

片刻恍惚后，顾真回过神来，刚想打招呼，一声动物的呜咽从傅尧身后传来。一只大金毛硬生生地从门和傅尧之间挤出来，猛地一蹦，扑向顾真，巨大的冲力把顾真推倒在地。

“Robin……”顾真坐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，脸和脖子被湿热的舌头舔得发痒，耳边都是Robin的呼吸声。这种感觉太熟悉又太温暖，让他忍不住笑起来，揉着Robin蓬松的毛，把它抱得更紧了些。

傅尧穿着运动卫衣站在一旁，抱着手臂扯着嘴角看他们：“Robin，真的主人在这儿呢。”

“顾真！”苏宛几乎变了调的尖叫声突然破空而来，紧接着是一阵急促的高跟鞋踩地声，“你怎么了？！”

顾真把埋在Robin柔软毛发里的头抬起来，看到苏宛失措的表情，抬手示意她冷静：“没事，你别急，碰见熟人了。”

苏宛惊疑地看着还在舔顾真的大狗，又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傅尧，高声说：“你别吓我啊……”

她这几天被顾真的事弄得睡也睡不好。

顾真做音乐很厉害、很认真，能为一个八拍的编曲跟制作沟通几个小时的细节，但一碰到有关他的私事，反而经常糊里糊涂，对什么都不上心。

即使这次收到装有鸽子尸体的盒子，顾真也冷静得像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。

顾莘告诉过苏宛，根据顾真早年看心理医生的反馈，顾真平时的情绪波动比普通人弱，但一旦被影响，反应就会比普通人强。简单地说，如果将顾真的情绪比成弹簧，他属于弹性限度和弹性系数都很小的那一种。

他自己不怎么懂得爱惜自己，苏宛只好替他操心。光是给警局的电话就打了七八个，请他们务必查出恐怖盒子的来源。

这会儿她刚交代完事回过头，就看见顾真被一条硕大的金毛扑在地上，像被咬住脖子似的。苏宛脑海里那根绷得太紧的弦一下子断了，几乎控制不住音量，只想抓着顾真的肩膀晃他，问他哪怕乖一点点行不行。

顾真见苏宛眼睛都红了，立刻站起来，身上的土也来不及拍，急忙往前半步，搂着苏宛的肩认错：“不是故意吓你的。”

傅尧识相地弯腰牵起了Robin的绳子，把它拉到安全距离外。

苏宛定了定神，严厉地瞪了顾真一眼，瞥了警站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的傅尧，小声问他：“这是你的哪个熟人，我都不认识？”

“前几年去马瑞布住时的邻居，”顾真简短地解释，又说，“好了，我和你一起回去，我待在车里不上去总可以了吧？”

苏宛看了看在一旁兴奋地跳跃着想往顾真身边蹭的 Robin，不情不愿地点头说：“我去让小凌盯紧些。”

傅尧把 Robin 拉得紧紧地走过来，对顾真道：“我先去遛 Robin，你住几楼？”

“1902。”顾真说着，又半蹲下去摸了摸 Robin，才看似随意地问傅尧，“你呢？”

傅尧低低地笑了：“1901。”

坐进保姆车，顾真受到了苏宛的拷问。苏宛连番提问，问他怎么认识傅尧的，两个人什么关系，还有那条狗为什么对他这么亲热。

顾真入行这么多年，早就在媒体的长枪短炮下历练出来了，他打起精神，开玩笑半真半假地把话题扯远。从新家到老房子，顾真和苏宛拉锯了半个多小时，到最后还是没让苏宛套出真话来。

两人拉锯到最后，苏宛来了一句：“不过傅尧这个名字我还真有点耳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”

顾真看了看苏宛的侧脸，见苏宛正皱着眉回忆，不以为意地顺着问：“是吗？”

“他是做什么的？”苏宛问他。

能住在这种高档公寓，又住在顾真家隔壁，怎么也不会是普通人。

“不知道，”顾真老老实实说，“不过他还小呢，才二十四岁。”

苏宛双眼一眯，刚想再细问顾真，一个工作电话打了进来。等她接完，顾真家也到了，她只好打住话题，和顾真一起上楼。

他们在顾真家看了一圈，确定没有遗漏，便兵分两路——顾真去录音棚，苏宛则去新家帮他安置家具和物品。

不知为什么，顾真这一天很不在状态，新歌怎么录都不满意，又觉得曲子编得有问题，把所有人都召过来，在录音棚待到近十点才回家。

司机把车开上高架，和顾真的旧房子是两个方向，顾真看着一晃而过的路牌，呆了呆，才想起自己搬家了。他又想起傅尧和 Robin，没想到五年后，竟然还是和傅尧住了门对门。

不知该说是缘分很好，还是运气很烂。

顾真的新小区叫苏堤，从进车库到上楼进屋，要刷两次指纹和一次卡。小区到处布满监控，这严防死守的，让顾真有点儿风声鹤唳的感觉。

他打开门，屋内空无一人，苏宛已经走了。

苏宛知道顾真工作时不爱被打扰，九点多时给他发了信息也留了字条，告诉他家里整理完毕，催他早些回家睡觉。

顾真把包丢在一旁，换了鞋走进去，左右看了看。他能感觉出来，苏宛费了一番工夫，想把搬家对顾真的影响减到最小。

新家布置得和他以前的房子差不多，灰色调的软沙发和柔软厚实的地毯，一个大柜子贴墙放满了书和CD，钢琴放在客厅到餐厅的回廊里，背靠着顾真去年在美国拍到的那幅抽象画。

顾真走到落地窗边，将窗帘按开，看楼下深夜的街上，车灯还是热热闹闹地攒动着。这座城市像一台永动机，人潮汹涌前仆后继，永无静止之时。顾真站了一会儿，心里纷繁地掠过很多音符，想着今天那几首让他不满意的编曲，觉得头疼得要命。他刚脱下外套想要去洗澡，

门铃便响了。

顾真叹了口气，走过去开门，看到傅尧和 Robin 站在门外。

傅尧手里拎了一袋东西，撑着门框对着他笑了笑：“欢迎入住。”

顾真侧身让他进来，又指指地上的两双拖鞋，道：“你可以穿蓝色的。”

Robin 就没有拖鞋了，它兴奋地蹿进屋内，绕着顾真欢快地转圈。顾真坐在沙发上，Robin 就乖巧地蹭过来，趴在顾真怀里，热切地嗅着顾真，顾真心里的郁气全被它扫空了。

“是不是太晚了？”傅尧开口问顾真，把袋子放在茶几上，拿出里面的盒子，是一盒甜甜圈，“刚知道这家在国内也开了分店。”

顾真看了一眼，包装盒上印着他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店的店名，顾真和傅尧一致认为那是全加州最好吃的一家甜甜圈店。

顾真不是没想过和傅尧再见面的场面，毕竟当初他们的断联，断得堪称莫名其妙。

最早的时候，顾真反省过自己，是否在无意间言行失当，暗地里得罪过傅尧。等他翻来覆去回忆都觉得问心无愧时，心头有过怒火，甚至想当面去质问傅尧。但五年后的现在，顾真再见傅尧，却并没有那么大的情绪起伏——只像见到一个小学死党，关系曾好过，却也仅仅只是曾经好过。

傅尧拆了个一次性手套给顾真，又问他：“要不要我帮你戴？”

顾真看他一眼，一言不发地把手套接过来。傅尧拿着手套的左手一收，右手不小心碰了一下顾真的手。

顾真跟触电似的一缩手，瞪了傅尧一眼。傅尧只碰了一下，就把

手收回去，冲着顾真笑笑：“不好意思嘛。”

他把手套放在顾真腿边，举手投降：“你自己戴。”

顾真戴好手套，抓起一个白巧克力味的甜甜圈吃起来。

傅尧看他准备招待自己，就自己跑去吧台倒了杯水回来。他一边挑选甜甜圈，一边问顾真：“你为什么突然搬家？”

顾真吞下嘴里的甜食，盘着腿看傅尧，又摘下手套放在一旁，道：“很复杂。”他撸了一把 Robin 的毛，也问傅尧，“你怎么来国内了？还带了 Robin 回来，要常住吗？”

“大哥，我回来两年了，”傅尧叹口气，道，“你是不是一点也不关心科技和财经新闻？”

顾真默默看了看他，傅尧袖子捋在手肘，露出肌肉条理分明的小臂。

傅尧挑挑眉，眼神和以前一样熠熠生辉，自然又自信地迎接顾真无声的审视。傅尧晒成小麦色的皮肤，到了深夜冒出些许胡楂的下巴，和比五年前更成熟英俊的脸，都在提醒顾真，傅尧比以前成熟太多了，成熟得让顾真惭愧自己白长了年纪。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”顾真老实地说，“我不看新闻的。”

“我大学毕业就来了，”傅尧咬了一口甜甜圈，含糊地说，“就是把 Robin 运回来有点儿麻烦。”

顾真点点头，给 Robin 顺毛，Robin 发出舒服的咕噜声。

傅尧吃完一整个甜甜圈，也摘下手套，对 Robin 打了个响指。Robin 立刻从顾真身上起来，四脚挺直，尾巴还是一晃一晃的。

“挺晚了，我们先走了。”傅尧指着剩下的甜甜圈，道，“留给你。”

顾真站起来送他，谁料傅尧突然回头，吓得顾真往后一蹦，差点跌倒在沙发上。

傅尧一把抓着他的手臂稳住他，低头说：“对了，顾真，留个电话？”

顾真像是思考了半分钟，才低声说出一个“好”字——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傅尧这个老朋友，一句话就能要到顾真的电话。

傅尧松开顾真的手臂，对他说：“多大个人了，站着都摔跤。”

顾真恍若未闻，他拿出手机，和傅尧换了号码，目送傅尧带着Robin走出门，才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，又吐出来，走回去把甜甜圈的盒子合上，放进冰箱，走进浴室。

新房子浴室的玻璃很大，占据大半面墙，光线明亮，顾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低头把T恤脱掉，又重新抬头看。

五年，无论是幼童或是老人，青年或是壮年人，时光都能留下些许印记。但是时间在顾真身上，好像是停滞的。

顾真看着镜子里的青年，一张面无表情的漂亮脸蛋，一双又长又大的眼睛，近乎纯黑的瞳仁和纯黑的头发，白得剔透的皮肤，红嘴唇，尖下巴，还有瘦但不见骨的身体。他看了自己二十七年，早已不想再多看。

他闭了闭眼，有些胸闷地把衣服丢进洗衣篮，走进淋浴间。

今天不是万事顺畅的一天。

顾真打开喷淋头，任由温水浇在他头上。

第二章 马瑞布的海风



顾真最不喜欢梦到过去的事情，但今天他还是梦见了傅尧，这位旧日好友。顾真梦见傅尧站在他卧室外的阳台上，敲他的窗。

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脑袋里还装着马瑞布的晴日海滩，还有傅尧这个幼稚鬼伴着敲窗的声音。

五年前顾真去马瑞布散心的时候正处在事业低谷期。那时他的新专辑换了新风格，销量创历史新低，被人骂得一文不值。

顾真从小到大都挺顺，从没受过这样的挫折，每天都控制不住地去看各种负面新闻，整夜睡不着，人瘦得形销骨立，甚至有八卦刊物猜测他是不是吸毒。

苏宛观察了顾真一段时间，发现他的失眠情况已经严重到需要治疗的程度。顾真却还是嘴硬说自己只是因为换季睡不好觉，苏宛只好不经顾真的同意就联系了顾真的家人。

顾真的家人都在国外，一听苏宛的描述都急坏了。顾真的父亲和经纪公司协商之后，公司同意放顾真两个月假。随后没几天，顾真全家都回到国内，亲手把顾真押上了飞机。

一开始，顾真和父母姐姐一起住在纽约，每天被家人过于关切的

眼神弄得心神不宁。

看过几次医生后，医生找他的家人聊了聊，建议顾真暂停心理咨询，去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疗养放松。于是顾真的家人送他去了马瑞布这座海滨城市，顾家在海滩边上有一所大大的房子，刚好适合顾真疗养居住。

顾真头一天去了马瑞布，就见到了傅尧。

他到马瑞布时已经是下午，管家提着行李，顾真两手空空地跟在后面。

这栋房子他不常来，只在年幼的时候和家人一道来度过假。前年房子翻新了一次，早已不是记忆里的模样。

进了大门，顾真听见左边传来一阵奇怪的嗡嗡声，便转头去看。透过稀疏的篱笆，他看到一个戴着奇怪眼镜的华裔大男孩，推着除草机在花园里除草。

看见隔壁有人进来，男孩暂停除草，跑过来打招呼：“嗨！”

顾真对着他点了点头。

“中国人？”对方换了中文，趴在栏杆上，友好地和顾真攀谈，“我还以为隔壁没人住呢。你好，我叫傅尧。”

傅尧看上去二十来岁，比近一米八的顾真还高出半个头，头发理得很短。从近处看，他戴的是一副护目镜，鼻梁很挺，嘴唇微薄，背对着下午三点的南加州的阳光，声音和笑声一般爽朗。

他看上去完全不熟悉国内的情况，也没有认出顾真是什么知名歌手，只把顾真当成一个普通的新邻居，随意地聊天。